

韓詩外傳

一之五

庫文淵青

共 第
第

冊 號 架

七

韓詩外傳序



讀本記

文之在世如風行水上變態無定惟
載道者可貴也外此莠焉爾六經之
文渾涵如天萬象森列不可尚已至
孔孟繼六經而作其文廣大淵弘中
間每取易詩書中之要語而推廣之

闡幽微顯以盡其蘊則道從此出矣
夫何韓嬰處乎漢孝文之世遭秦火
絕學之餘廼能衍詩作傳命意布詞
一倣孔孟之文凡諸詩言約旨遠者
悉肆力極致上推天人之理下及萬
物之情以盡其意文則嚴整簡古厲

世範俗皆順於道宛然聖門家法豈
漢世人物之所遽能邪然生在當世
以詩名與魯申培齊轅固二詩並列
於世亦嘗以易作傳授人今已不傳
而其詩亦亡又因以慨歎天下之遺
書於無窮也嗟乎韓生不見於經傳

故世鮮聞。今薛子汝修篤學嗜詩。廼於先曾大父黃門公笥中得此書。愛其文古。而鋟諸梓。以傳於世。其用心不亦可嘉也乎。濟南陳明撰。

韓詩外傳序

始余年少讀韓詩外傳。疑其爲先秦時文字。及授詩爲專門學。聞有韓魯齊三家之詩。遂求得之。因考其說。韓詩燕韓嬰所作。故號韓詩。魯詩浮丘伯傳之。魯申培公故號魯詩。齊詩齊轅固所傳。故號齊詩。

或以國稱或以氏傳齊詩魏代已
亡魯詩亡於西晉而韓之傳又與
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漢藝文志韓
詩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
說四十一卷隋經籍志韓詩二十
二卷薛氏章句唐藝文志韓詩十
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

卷韓詩存而無傳者至唐猶在今
存外傳十篇非韓嬰傳詩之詳者
遺說時見於他與毛說絕異茲固
不暇論也然觀外傳雖非其解經
之詳斷章取義要有合於孔門商
賜言詩之旨况文辭清婉有先秦
風學者安得不宗尚之海岱劉侯

貞來守嘉禾聽政之暇因以其先
君子節齋先生手鈔所藏諸書悉
刊置郡庠期與四方之士共之顧
其意與秘而不傳視爲己私者相
去遠矣余聞後漢薛漢世習韓詩
父子以章句著名因號薛氏章句
今侯父子以韓詩相傳蓋慕薛氏
之風而興起千載下者非果有得
於韓氏源委其能然乎余旣獲重
閱一過故著其說如此尚當舍余
詩學侯詩也至正十五年龍集乙
未秋八月曲江錢惟善序

韓本無目錄
程本同毛本
同

韓詩外傳目錄

卷一

二十九則

卷二

三十四則

卷三

三十九則

卷四

三十三則

吳郡沈氏
野竹堂
雕

錢氏序三紙從韓本錄出

卷五

三十二則

卷六

二十七則

卷七

二十八則

卷八

三十五則

卷九

二十七則

卷十

二十五則

目錄終

毛本作詩外傳卷之一 每卷放之

韓本

詩外傳卷第一

曾子云 每卷如此

韓詩外傳卷一

漢 燕人韓嬰著 楊不震閱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

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

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

一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六親者不可與

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

官而仕故君子矯褐趨時當務為急傳云不逢時

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為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

韓本初作約程蔡本同毛本同

韓本六作其程本同毛本同

韓本矯作躄 毛本作矯

韓本實作寔

韓本為作往程本
同毛本同

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為也見一物不具
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為得婦道
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經無道之求防汙
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
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女不可求
思此之謂也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

觴以下脫文程本同今依韓本毛本補

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

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
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
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
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負然而棄
之促流而挹之負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
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
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
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

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綌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乖人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遊

韓本命上有非字
程本同毛同
韓本疾作病

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疾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

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君子有辯善之度，以治氣養性，則身後彭祖；脩身自強，則名配堯禹；宜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信禮者也。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知節，不由禮則墮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移步，由禮則夷，國政無禮則不行；王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王無禮則死亡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韓本儀作禮毛
本同

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耻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耻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於世，與日月

韓本榮作勞毛
本同

一並而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之能
一汚也然則非惡生而樂死也惡富貴好貧賤也由
一其理尊貴及已而仕也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
一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故阨窮而不憫榮辱而不
一苟然後能有致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
一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
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
緝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

仰韓程毛

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
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抑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
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
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
匿車馬之飾衣裳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
面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
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
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
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

不可卷也

傳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盡乎美著必有處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既已尊之言既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傳曰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和也其勢然也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已之皜皜容人之混汚然詩曰我心匪鑑不可以茹

韓本和作知毛
本同

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脩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脩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脩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滅跡於人能隨天地自然爲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矣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

毛本興作與

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詩曰、不佞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則仁愛著、而廉耻分矣、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詩曰、不佞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爲名利者也、詩曰、不佞不求、何用不

臧

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保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卽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

謂也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
霜露不凋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
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
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惓
惓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
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

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
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
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纓絰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
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
人兮德音無良

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
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
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
而後能見七月而生齒而後能食暮年鬪就而後

能行三年腦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
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生齒八
歲而齠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
齠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
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
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
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聞
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
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

毛本偶作偶

踟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
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

楚白公之難有仕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其母曰棄
母而死君可乎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
之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
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曰懼吾私也死君吾
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
好義哉必濟矣夫詩云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
晉靈公之時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而救

之靈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宣子曰不然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順也今殺其君所以反天地逆人道也天必加災焉晉爲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况國君乎於是靈公乃與師而從之宋人聞之儼然感說而晉國日昌何則以其誅逆存順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趙宣子之謂也

傳曰水濁則魚噞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陂故吳起峭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治國者譬

韓本云作曰
程本同毛同

韓本峭作削
毛本同

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故惟其無爲能長生又視而無累於一物矣

韓本捐作損
毛本同

傳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應對言語者所以說一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日悅矣言語遜應對給則民之耳悅

韓本形作行
程本同毛同

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身雖不在位謂之素形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仁道有四礫爲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礫仁者上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安樂之是聖仁者也上亦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使人肆之是智仁者也寬而容衆百姓信之道所以至弗辱以時是德仁

韓本無者字
毛本同

者也廉潔直方疾亂不治惡邪不匡雖居鄉里若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嘗疾亂世而輕死弗顧弟兄以法度之比於不祥是礫仁者也

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礫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齊卞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目申徒狄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亡弗能改也雖枯槁弗捨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礫仁雖下然聖人不

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爲儒雅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歟則吾未之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

韓本廉毀作毀
廉毛本同

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爽行也上不已用而下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礪者德

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爲人不祥鮑焦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深淺適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韓本名作邵同

韓本蒸作丞程本立作邵毛本同

韓本二邵作召程本同毛同

芟韓程毛

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曩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邵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芟此之謂也

韓本無韓字同

毛本同弟作之

韓詩外傳卷第一

程本下同

韓詩外傳卷二

韓本剋作克毛
本同

韓本析作析程
本作析毛本同

韓本若作諾程
本同毛同

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剋將去而歸
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闔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闔
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
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
圍者之國箝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
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
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
子反曰若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

韓本而作曰

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而軍亦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爲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子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君子善其平已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

韓本有作者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爲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有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驟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一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

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旣不我嘉不能旋及視我不臧我思不遠

韓本無下權字
毛本同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

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誤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

韓本誤作娛程
本同毛同

程本援作授

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韓本旃表倒程本同毛同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旂裘相隨，心又

程本寢作寢韓本教作文同

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旂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毛本晝作堂

傳曰：雩而雨者，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星墜木鳴，國人皆恐，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晝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並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無益。

韓本循作脩
毛本同

也夫萬物之有災人妖最可畏也曰何謂人妖曰
枯耕傷稼枯耘傷歲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糴貴民
饑道有死人寇賊並起上下乖離鄰人相暴對門
相盜禮義不循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上父
子相疑是謂人妖是生於亂傳曰天地之災隱而
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用之變不急之災棄
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切磋
而不舍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

韓本寅作曠
程本作曠
韓本危作厲
毛本同

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
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寅危薰心詩曰吁嗟
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韓本典作興
程本同
毛本同

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
矣草木根芟淺未必擲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擲必

韓本愁憂倒
毛本同

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其賢臣以理萬
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
馳迫然禍至乃始愁憂乾喉焦唇仰天而嘆庶幾
乎聖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

毛本掇作啜

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踈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踈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

掇韓本作啜
毛本作啜

執韓程毛

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於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流河者禹也聽

獄執中者皋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爲已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御也

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堯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

韓本堯作襄
程本同毛同

韓毛馬上有使字

使我也。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與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韓本乎作于毛本同

韓本無上字毛本同

韓本敗作佚毛本同

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上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厩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

韓本者作是毛本同

韓本兄作蓄為作馬程本並同

毛同韓本喙作啄毛本同

定公揭席而起曰。輒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者。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見。為窮則喙。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

韓本也作矣毛本同

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也

毛本指作措

韓本足作之毛本同

韓本無吾聞二字毛本同
韓本施作延程本同毛同

崔杼弑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血至者死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奉杯血仰天而嘆曰惡乎崔杼將爲無道而殺其君於是盟者皆視足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吾願子之圖之也晏子曰吾聞留以利而倍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莫葛藟施于

韓本纓作綬毛本同

條校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其可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授纓而乘其僕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厨命有所懸安在疾驅安行成節然後去之詩曰羔裘如濡恂直且侯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爲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

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
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
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
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
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鈇鑕，刎頸而死。廷。君子聞
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
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先
生之謂也。

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
不悞悞。蘧伯玉之行也。故爲人父者，則願以爲子；
爲人子者，則願以爲父；爲人君者，則願以爲臣；爲
人臣者，則願以爲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
己之子，邦之彥兮。此君子之行也。

傳曰：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郟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
間。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
間，又顧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
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
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

韓本作本下
毛本同

毛本人作已

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
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
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
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
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已以受人旁行不流
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
哉詩曰彼已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患而不避

韓本義作易同程毛
大作失毛同
韓本下不作而
程本同毛韓程可
作不毛同
韓本寬作光程
本同毛同

毛本常作嘗

義死好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亂
盪盪乎其義不可大也嗛乎其廉不可剷也溫乎
其仁厚之寬大也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
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
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
辭曰吾常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
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
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

君子哉去素餐遠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

晉文侯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爲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之罪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君曰自以爲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過聽殺人之罪罪當死君曰棄

決

程本曰作下誤

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劒而死君子聞之曰忠矣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

軼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齎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甌，妻戴織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韓本織作經毛本同

韓本下適彼作樂土毛本同

昔者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而牛飲者三千，群臣皆相持而歌。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於亳。亳亦大矣。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

韓本矣作兮毛本同

韓本聖作聖毛本同下同

韓本拍作相程本同毛同

沃兮，去不善兮，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將至，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亡無日矣。桀拍然而抃，嗑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於是伊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爲相，可謂適彼樂土，爰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韓本下適彼作樂土毛本同

伊尹去夏入殷，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

韓本傳作搏
程本同毛同

韓本曰作日毛
本同

梁韓程毛

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鷄乎？首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鷄有此五德，君猶曰淪而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黍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矣。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政太

韓本下適彼
作樂國毛本同

韓本情作惟
毛本同

平國無盜賊。哀公喟然太息，為之辟寢三月，減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然事情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詩曰：子有衣裳，弗

程本要作屢

韓本活作恬
毛本同下同

韓本狗化白
毛本同

韓本非良倒
毛本同

韓本指作脂
程本同毛同

曳弗斐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活貧窮而曰
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
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
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于首陽而志益彰不
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縕緒未嘗完也糲米
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活貧窮焉能
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
行義徇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已之子

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
者指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
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
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闕
然授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
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子與試子與意者
其志與子路心慚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爲
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

韓本指作脂
程本同毛同

程本脫試予與
之與字非

毛本稷黍倒

韓本二執作執
毛同

韓本愚作惠
下同毛本同

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指車百乘、觴於韞
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
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
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闕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
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
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先負薪
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鴟羽、集于苞栩、王事
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
者、有心智愚者、有貌美好者、有執尊貴者、不以愛
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賑窮救不
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
反、以侵陵私鬪、心智愚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
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涖民、而反以蠱女縱
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
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上之人所遇、色爲先、聲音次之、事行爲後、故望而宜

韓本中上有安字毛同

韓本文作久毛

韓本暇作假毛

韓本宜入二字作知穎作丹

韓本可言作何大毛本同

韓本療作樂毛本同

韓本蓋作未毛本同

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中者言也
文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
不暇言而宜人爲人君者詩曰顏如渥頰其君也
哉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
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
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
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
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

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夫子造然變
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
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
闕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
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
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
精微者也

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氣夏寒
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

獨
偈

多不祥群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
調寒暑平群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
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
發兮匪車揚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智慮潛
深則一之以易諒勇毅強果則輔之以道術齊給
便捷則安之以靜退卑攝食利則抗之以高志容
衆好散則劫之以師友怠慢標棄則慰之以禍災
愿婉端慤則合之以禮樂凡治氣養心之術英徑

莫

韓本學作謀毛
本同

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
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
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
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
爲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
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
舉樂思嗣親也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三月而

程本稱延福誤

韓本三月不殺作
不殺三月毛本同

廟見稱來婦也。厥明見舅姑，舅姑降於西階，婦升自阼階，授之室也。憂思三日，三月不殺，孝子之情也。故禮者因人情爲文。詩曰：親結其縈，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修，治心術，則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己而存矣。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爲人，義動而爲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韓本人義作仁義
程本同毛同

韓詩外傳卷二終

韓詩外傳卷三

韓本盤作監毛本同

韓本忠易上有詩曰有夷之行子孫保之十字毛本同有上有政字韓本無政字

傳曰昔者舜甌盆無臚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麇衣而盤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為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衆下聖人寡為故用物常壯也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忠易為禮誠易為辭賢人易為民工巧易為材詩曰政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有幾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

毛本國家作而國
韓本無其字

昔
韓本歲作夏毛
本同

韓本上也作爲
毛本同

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謂而生於此？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也。湯曰：奈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爲善，卽禍不至；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妖孽不見，國家其昌。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昔者周文王之時，莅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有司皆曰：臣聞地之動也，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

韓本心作必毛本
同

韓本秩作秩程本
同毛本作秩

出國郊，群臣皆恐，請移之。文王曰：奈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見妖是以罰有罪也。我心有罪，故此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以之。昌也，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節，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有功。遂與群臣行此，無幾何而疾止。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之。後四十三年，凡蒞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

以踐妖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傳曰：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性為已。至道是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好修

韓本主作為毛
本同

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論也。知慮多當，

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則開道若不已

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有王之法，若別

黑白，應當世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性四支，因

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群物安居，是聖人也。

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璜則

魏成子，願卜之於先生。李克避席而辭曰：臣聞之，

卑不謀尊，疎不間親，臣外居者也，不敢當命。文侯

韓本五
韓本璜作黃程
本同毛同

韓本有作百毛
本同
韓本黑白倒
毛本同
韓本性作運毛
本同

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矣文侯曰請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遇翟璜曰今日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之翟璜悖然作色曰吾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吾所進也君以鄴爲憂吾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吾進樂羊中山旣拔無守之吾進先生君欲置太子傳吾進趙蒼皆有成功就事吾何負於魏成子

克曰子之言克於子之君也豈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臣對曰君不察故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五者以定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爲相也且子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祿日千鍾什一在內以聘約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友之子之所進皆臣之子焉得與魏成子比乎翟璜逡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對於夫子詩曰

韓本無下者字
毛本同

韓本王作正
正作政政作下
奏下有齊字
于作乎
刑于作平乎
毛本並同

韓本之祭作制
祭毛本同

毛本得作德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成侯嗣公聚歛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歛者亡故聚歛以招穀積財以肥敵危身亡國之道也明君不蹈也將修禮以齊朝王法以齊官平正以齊政然後節奏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刑刑于下如是百姓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是以德澤洋溢乎海內福祉歸乎王公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楚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之祭不過望澶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得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一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謂也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發痿蹶逆脹滿支膈盲煩喘痺風此之曰十二發

毛本膈作隔

賢醫治之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饑寒則蹶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令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群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則膈不作上材恤下則盲不作法令奉行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群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故非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

韓本故非作非有程本同毛同

眇韓毛

國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賢醫用則衆庶無疾況人主乎

傳曰太平之時無瘠癰跛眇疴蹇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道無襁負之遺育然各以其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無他焉用賢而已矣詩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紂之餘民也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亡生者衆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韓本偕作皆

人事倫則順于鬼神順于鬼神則降福孔偕詩曰以

韓本配作祀毛本同

享以配以介景福

韓本折上有植字毛本同

韓本無有字毛本同

武王伐紂到于邢丘楯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矣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烏惡其有人者憎其骨餘咸劉厥敵靡使有餘武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趨而進曰不然使各度其宅而佃其田無獲舊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修武勒兵於寧更

韓本擅作檀毛本同

韓本涼作涼毛本同

韓本蒯作蒯程本同毛同

韓本蚡作蚡毛同程本化蚡非

名邢丘曰懷寧曰修武行克紂于牧之野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皇皇駟騶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既反商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濟河而西馬放華山之陽示不復乘牛放桃林之野示不復服也車甲斲而藏之於府庫示不復用也於是廢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

祝韓本作祀毛本同

草言夕傳

卷三

同韓本信作言毛本

用兵也。祝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以敬。坐三老於大學。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醕。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夫武之入。不亦宜乎。詩曰。勝殷過劉。耆定爾功。信伐紂而殷亡。武乎。

同韓本往上有無字禮作學毛本並同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往教。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

同韓本利凡學之道二條韓本不別提國以別之毛本同

同韓本壞作愧毛本

劒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穀。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壞而勉。不究故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同韓本而作以毛本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尚道。

韓詩外傳

卷三

八

韓本於作于毛本同

也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

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粢盛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齋戒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孔子問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

韓本弗作佛毛本同

韓本使作便毛本同

鄉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則年穀未豐而國家未寧詩曰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齊桓公設庭燎爲使人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及乎鄙人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

韓本未作徂毛
本同

韓本均以作均其
韓本欲作育程
本同毛本並同

韓本水作木毛本
同

韓本聲作尸毛本
同

韓本治作割程本
毛本同

韓本怒下有時
字毛本同

堯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固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
導而至矣詩曰自堂徂基自羊來牛以小成大

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
不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
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
家安寧人事備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不變經地
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
動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以寒暑萬民欲
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聖

人剡木爲舟剡木爲楫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
乎水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
樂磽确不獨苦雖遭凶年饑歲禹湯之水旱而民
無凍餓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轉壑夫是之謂樂
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能治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民者爲自養也飲食
適乎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煖適乎肌
膚然後氣藏平心術治思慮得喜怒起居而遊樂
事時而用足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不滛

韓本冬夏易地
毛本同

韓本靡下有
財字毛本同
則字无

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愛財用也養有適過則不
樂故不爲也是以冬不數浴非愛水也夏不頻湯
非愛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鍾鼎非無
金錫也不沉於酒不貪於色非辟醜也直行情性
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爲天下法矣故用不靡則足
以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教
而天下稱其義也適情辟餘不求非其有而天下
稱其廉也行成不可掩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
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則婉愉怒則
勝敵故審其所以養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
畜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者之至於
晦也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其弟諫曰
嗜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
於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
魚此明於魚爲已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詩曰
思無邪此之謂也

韓本下之作也程
本同毛同

韓言外傳

卷三

十一

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之
夫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
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以孝
殺一不義以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
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
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
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
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凌遲故也今其
仁義之凌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

韓本刑作形程
本同毛同

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
用也故刑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
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
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
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
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
瞻言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
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
亦不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

毛本言作焉
毛本接上
夫散當接上文
別擇者非

韓詩外傳

卷三

十一

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爲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爲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韓本陂作波毛
本同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又喻教而有苗民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舜之謂也。問曰：然則禹之德不及舜乎？曰：非然也。禹之所以請伐者，欲彰舜之德也。故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臣下之義也。假使禹爲君，舜爲臣，亦如此而已矣。夫禹可謂達乎

爲人臣之大體也

季孫子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爲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

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

疑似有勇者、漳汭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
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國家以寧、萬
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
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
也。

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
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
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
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太山巖

水
從韓程毛

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

傳曰、晉文公嘗出亡、反國、三行賞、而不及陶叔狐、陶
叔狐謂咎犯曰、吾從而亡、十有一年、顏色黧黑、手
足胼胝、今反國、三行賞、而我不與焉、君其忘我乎、
其有大過乎、子試爲我言之、咎犯言之、文公曰、噫、
我豈忘是子哉、高明至賢、志行全成、湛我以道、說
我以仁、變化我行、昭明我、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
上賞、恭我以禮、防我以義、藩援我、使我不爲非者、
吾以爲次、勇猛強武、氣勢自御、難在前則處前、難

在後則處後免我危難之中者吾以爲次然勞苦之士次之詩曰率履不越遂視旣發今不內自訟過不悅百姓將何錫之哉

夫詐人者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異道而衆人皆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況乎千歲之後乎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而況乎千歲之上乎然則聖人何以不可欺也曰聖人以已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而不迷也夫

五帝之前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夏有傳政不如殷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久故也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言古今一也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然得志行乎中國

若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

韓本於作于程
本同毛本同
毛本於作于

鳴

毛本抑作益

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也？對曰：此蓋爲宥座之器。孔子曰：聞宥座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而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強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宮朝者萬人。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

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紂是也。可不慎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誠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

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䟽䟽者何也？昔者江於漬，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衆川之多歟？今汝衣服其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攝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

夫慎於言者不譁、慎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爲貴。夫負石而赴河、行之難爲者也。而中徒狄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鈞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

韓本無言當之
爲貴也六字毛
本同

持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維其當之爲貴。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言當之爲貴也。

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則不然、不羞

汚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由其道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鄙夫寬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伯夷聖人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也詩曰不競不絀不剛不柔中庸和通之謂也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貢萬物群來無有流滯以相通移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雖幽間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王者之等賦正事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敢問兵之要臨武君曰夫兵之要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兵之要也孫卿曰不然夫兵之要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

韓本共作兵程
本同毛同

戰勝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臨武君
曰、不然、夫其之用變故也、其所貴謀詐也、善用之
者猶脫兔、莫知其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
觀之、豈待親士民而後可哉、孫卿曰、不然、子之所
道者、諸侯之兵、謀臣之事也、臣之所道者、仁人之
兵、聖王之事也、彼可詐者、必怠慢者也、君臣上下
之際、突然有離德者也、夫以跖而詐桀、猶有工拙
焉、以桀而詐堯、如以指撝沸、以卵投石、抱羽毛而
赴烈火、入則焦也、夫何可詐也、且夫暴國將孰與

韓本于作君毛
本同

至哉、彼其與至者、必欺其民、民之親我也、芬若椒
蘭、歡如父子、彼顧其上、如憚毒蜂蠆之人、雖桀跖
豈肯爲其所至惡、賊其所至愛哉、是猶使人之子
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則先覺其失、何可詐哉、且仁
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
刃、嬰之者斷、銳居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
居則若丘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
拔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詩曰、武
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謂湯

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首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也。

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既見其行而衆皆不信，斯下矣。詩曰：慎爾言矣，謂爾不信。

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已之情量之也。已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焉，則知天

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處饑渴，苦血氣，困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韓詩外傳卷三終

韓詩外傳卷四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
不言非勇也見過卽諫不用卽死忠之至也遂諫
三日不去朝紂囚殺之詩曰昊天大憯予慎無辜
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
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
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
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
而不及朝桀囚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詩

韓本及作去毛
本同

曰昊天大憯予慎無辜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諫非而怨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偷合苟同以持祿養者是謂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也皆人臣之所爲也吉凶賢不肖之效也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邛

韓本非下有君字毛本同

韓本恭作共毛本同

毛本取口倒

傳 韓毛

韓本上恭作毛本同

韓本狼作以程本同毛同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邛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

齊桓公獨狼管仲謀伐莒而國人知之桓公謂管仲曰寡人獨爲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管仲曰意若國中有聖人乎今東郭牙安在桓公顧曰在此

韓本衆作愛
毛本同

韓本東下有南
程本誤面而倒

韓本善下有
詩曰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字
毛本同
韓本无言下之
字毛本同
韓本能之作能
知毛本同

管仲曰子有言乎東郭牙曰然管仲曰子何以知之曰臣聞君子有三色是以知之管仲曰何謂三色曰歡忻衆說鐘鼓之色也愁悴哀樂衰經之色也猛厲充實兵革之色也是以知之管仲曰何以知其苦也對曰君東面而指口張而不掩舌舉而不下是以知其苦也桓公曰善東郭先生曰目者心之符也言之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而後能之也觀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韓本甲作用毛
本同

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強甲嚴敵與無民等爾故磐石千里不爲有地愚民百萬不爲有民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傳曰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周平公酒不離於前鐘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匹夫百畝一室不遑啓處無所移之也夫以一人而兼聽天下其曰有餘而下治是使人爲之也夫擅使人之

韓本曰作日毛
本同

韓本廉作權
韓本無永字
韓本天作

廉而求不能制衆天下卽在位者非其人也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位無其事也

韓本靖作靜
毛本同

齊桓公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送之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詔用干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之

韓本非盡作
未盡程本同
毛本同

韓本靖作靜
韓本共作恭
程本同

子十九人非法義也往田號泣非盡命也以人觀之則是也以法量之則未也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詩曰靖其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韓本若作昔
本同

禮者治辯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統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隕社稷也是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武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煩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若楚人蛟革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宛

韓本起作走方
作分二作三日

韓本稿作稿毛
本同

韓本其下有道
字毛本同

韓本起作起毛
本同

韓本子作人毛
本同

如鉅虵慘若蜂蠆輕利剛疾卒如飄風然兵殆於
垂沙唐子死莊躋起楚方爲二四者此皆無堅甲
利兵也哉所以統之非其道故也汝淮以爲險江
漢以爲池緣之以方城限之以鄧林然秦師至於
鄢郢舉若振稿然是豈無固塞限險也哉其所以
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殺比干而囚箕子爲炮烙
之刑殺戮無時羣下愁怨皆莫冀其命然周師至
令不行乎左右而豈其無嚴令繁刑也哉其所以
統之者非其故也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
使之卽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俟之
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已也
是以刑罰競消而威行如流者無他由是道故也

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近者
歌謳之遠者起趨之幽間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
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刑義立教誠
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君子者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臣以禮事君忠順而
不解父寬惠而有禮子敬愛而致恭兄慈愛而見

韓本竭作慢毛

韓本婦作金毛

韓本理作禮毛

韓本諍作爭毛

韓本說作拂毛

韓本成作誠毛

友弟敬詘而不竭夫臨照而有別妻柔順而聽從
若夫行之而不中道卽恐懼而自竦此婦道也偏
立即亂具立即治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理昔者
先王審理以惠天下故德及天地動無不當夫君
子恭而不難敬而不輦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
應變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於禮也敬而安之
其於事也經而不失其於人也寬裕寡怨而弗阿
其於儀也修飾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而不
累其於百官伎藝之人也不與諍能而致用其功

其於天地萬物也不說其所然謹財其盛其待上
也忠順而不解其使下也均遍而不偏其於交遊
也緣類而有義其於鄉曲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
有名通則有功仁義兼覆天下而不窮明通天地
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平和志意廣大行義塞天地
仁知之極也夫是謂先王審之禮也若是則老者
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如赤子之歸慈母也曰
仁刑義立教成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義卒
度笑語卒獲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
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
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
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
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
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
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
謂也

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

百 韓程毛

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爲一畝廣百步

韓本十下有畝
字毛本同

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隣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
十五畝家爲公田十餘二十畝其爲廬舍各得二

韓本場作場
毛本同

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
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
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韓本下今作令
毛本同

今或不然今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構造
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
者寡欲敗者巨於仁道泯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

韓本巨作多
本同

及溺

韓本為賈作賈
於毛本同
時作恃毛本同
毛本家作家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為賈道、故駟馬之家、不時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家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為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韓本人作大毛
本同

韓本致作制程
本同毛同

韓本用是倒
以作比毛並同
獨作謂矣作乎
毛並同

韓本也上何字
毛本同
韓本元亦字詐作
私毛並同

致之人道也哉、雖聖人弗能易也、今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致人人弗能制、亂則危削滅亡可立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獨不如是之公、惟便辟以已之用、是豈不獨過矣、故有社稷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之國千餘、今無數十、其故何也、莫不失於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百金名珠玉、而無私以官職、事業者也、亦曰、本不利所詐也、彼不能而主使之、是闇主也、臣不能而為之、是詐臣也、主闇於上、臣

詐於下滅亡無日矣俱害之道也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夫文王非無便辟親比已者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豈私之哉以爲親邪卽異族之人也以爲故耶卽未嘗相識也以爲姣好耶卽太公年七十二雖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兼制天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人而用之貴道果立貴名欲白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二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爲天下顯諸侯夫

韓本欲作果毛
李同
二作一毛曰

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小雅曰死喪無日無義相見危其所愛之謂也

韓本義作幾程
李同毛曰

問者不告告者勿問有諍氣者勿與論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極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言謹慎其序詩曰彼交匪

韓本元言之字
韓本庚作匪
毛善

韓本愛作受
毛本同

韓本法義倒
毛本同

紂天子所予言必交吾志然後予

子爲親隱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愛雖違仁害
法義在其中矣詩曰游哉優哉亦是戾矣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
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爲
天百姓與之卽安輔之卽強非之卽危倍之卽亡
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
不亡者未之有也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爲上者不忘
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利
子或殺父而況天下乎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
用憂小人之行也

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
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于
已斯亡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

夫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衆愚使
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卽是范雎魏牟田

韓本撲作撲毛
本同

韓本突作要
程本同毛同

韓本起作超毛
本同

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鉞鄧析惠施之徒也此
十子者皆順非而澤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
法先王按往舊造說務而自功道無所遇二人相
從故曰十子者之工說說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
治綱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
衆愚交亂撲鄙卽是十子之罪也若夫總方略一
統類齊言行羣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大道教之以
至順與發之間衽席之上簡然聖王之文具沛然
平世之俗起工說者不能入也十子者不能親也

韓本筆作目毛
本

韓本卽作則下
同毛本同

韓本漸作微
毛本同

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卽是聖人之未
得志者也仲尼是也舜禹是也仁人將何務哉上
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
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害除矣聖人之迹著
矣詩曰雨雪瀼瀼見晁津消

君子大心卽敬天而道小心卽畏義而節知卽明達
而類愚卽端慤而法喜卽和而治憂卽靜而達達
卽寧而容窮卽納而詳小人大心卽慢而暴小心
卽淫而傾知卽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喜則輕

毛本是作則

易而快憂則挫而懾達則驕而偏窮則棄而累其
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出
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
用憂

韓本義作美
毛本同

傳曰愛由情出謂之仁節愛理宜謂之義故愛恭謹
謂之禮文禮謂之容禮容之義生以治爲法故其
言可以爲民道故民從是言也行可以爲民法民
從是行也書之於策傳之於志語萬世子子孫孫
道而不舍由之卽治失之卽亂由之卽生失之卽

韓本元語字毛
本同
即作則下月

死今夫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
不殊混然無道此明王聖主之所罪詩曰如蠻如
髦我是用憂

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皆兼天
下一海內今夫孫子者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百
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若何春申君曰善於
是使人謝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
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
而入齊魯弱而齊強由是觀之夫賢者之所在其

韓本無孫子三字

韓本此作非毛本同

韓本已作用毛本同

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謂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於是使請孫子孫子因爲喜謝之鄙語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不可不審也此比爲劫殺死亡之主者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奸卽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已也故捨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直而亡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疾返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莊公

韓本勛作筋程本同下同毛本同

韓本此作比下同毛本同

走出踰於外墻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世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而懸之於廟宿昔而殺之夫癘雖癰腫痂疵上此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此近世未至擢筋餓死也夫劫殺死亡之主心之憂勞形之苦痛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璇玉瑤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娵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韓本亦狩作異獸
韓作韓

下習作而揭作
梁作梁
亡作忘
毛本同

作筋
下同

詩曰上帝甚愷無自瘵焉

南苗亦狩之鞫猶犬羊也與之於人猶死之藥也安
舊倭質習貫易性習然也夫狂者自斃忘其非揭
參也飯土而亡其非梁飯也然則楚之狂者楚言
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
而固是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爲學也
詩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
弗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

韓本無求字
毛本同

程本中作忠

於心爲不若求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
必亡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
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韓本日曰作每自
毛本同
之見作在此
毛曰

韓本被作彼
毛本同

韓本性作心
毛本同

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日日多者出人
不遠矣夫巧弓之見手也傳角被筋膠漆之和卽
可以爲萬乘之寶也及其被手而賈不數銖人同
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性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

傳曰誠惡惡之刑之本誠善善之敬之本彼誠感神

韓本刑下有敬
字毛本同
主下有也字毛本同
韓本鐘鼓倒下
同毛本同

達乎民心知刑之本不怒而成不言而信誠德之
主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

韓本與作者毛
本同
韓本於作于程
本同毛同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今其心
今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
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
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
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
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鐘鼓于宮聲聞
於外

韓本日作日毛
本同

韓本為作無毛
本同

韓本母作母下
二同毛本同

何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
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能見外也
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
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日選於物而
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從物而
流不知所歸五藏為政心從而壞遂不反是以動
而形危靜則名辱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且也客曰在外
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母周公曰請入客曰

韓本急也下有
婉字毛本同

立卽言義坐卽言仁坐乎將母周公曰請坐客曰
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母周公唯唯且
也踰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
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
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詩曰豈敢憚行畏
不能趨

韓詩外傳卷四終

韓詩外傳卷五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
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
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
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
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
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
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
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

韓本雖作如化上
有變字毛本同

韓本至作道
毛本同

韓本鼓鐘倒
毛本同

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鼓鐘樂之

韓本利勢倒
毛本同

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利勢以持養之于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政強劫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義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韓本知作次
毛本同

王者之政賢能不待知而舉不肖不待須臾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

韓本義作儀
毛本同

韓本文作而
毛本同

昭穆雖公卿大夫之子孫也行絕禮義則歸之庶人遂傾覆之民牧而試之雖庶民之子孫也積學文正身行能禮儀則歸之士大夫傾而待之安則商不安則棄反側之民上放而事之官而衣食之王覆無遺材行反時者死之無救謂之天誅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韓本放作収
毛本同

韓本於化爲
毛本同

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不能愛其民而求民親已愛已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於已用爲已死不可得也民弗爲用

韓本生上有枉字毛本同

弗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欲不危削滅亡不可得也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枉生者也悲夫生者不須時而滅亡矣故人主欲強固安樂莫若反已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及之政欲修政美俗則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今之世而志乎古之世以天下之王公莫之好也而是子獨好之以民莫之爲也而是子獨爲之也抑爲之者窮而是子猶爲之而無是須臾怠焉差焉獨明夫先王

韓本上用作為毛本同

所以遇之者所以失之者知國之安危滅否若別白黑則是其人也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與其人用之巨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國莫之能御若殷之用伊尹周之遇太公可謂巨用之矣齊之用管仲楚用孫叔敖可謂小用之矣巨用之者如彼小用之者故如此也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而亡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羿天

韓本無故字毛本同韓本曰上有故字毛本同

下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彼大儒者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車固馬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居窮巷陋室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矣。用百里之地則千里國不能與之爭勝矣。箠笞暴國一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勲。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檢應變曲當。與時

韓本其作真毛
本同

遷徙與世偃仰。于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聞學行無正義。迷迷然以富利爲隆。是俗人也。逢衣博帶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其衣冠言行爲已同於世俗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議說已無異於老墨而不知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一制度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內不自誣外不誣人。以是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者

韓本據作疑毛本同

韓本千作百毛曰

韓本而定作定於白作間毛並同

韓本無可謂白矣謂五字毛本同

韓本輪扁作倫扁下同毛本同

韓本以為作則允毛本同

韓本改作攷毛本同

也法先王依禮義以淺持博以一行萬苟有仁義之類雖鳥獸若別黑白奇物變怪所未嘗聞見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據援法而度之奄然如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儒則千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之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謂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未審主

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輪扁曰此真先聖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為圓矩為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為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為所傳真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攷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

韓本也作乎毛同

韓本異作思幾
作藏長作悵毛並

韓本傳曰別據毛
本同

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
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
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
類也有間曰邈然遠望洋洋也翼翼乎必作此樂
也默然異幾然而長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惟其
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爲文王之操
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爲人師襄子曰
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
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丘是

以知文王之操也傳曰聞其末而達其本者聖也
紂之爲主勞民力冤酷之令加於百姓憐悽之惡
施於大臣羣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叛而願爲
文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及周
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夫
不可得也詩曰天位殷適使不狹四方

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淪豐交之木有時而落物有成
衰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
務變而已將以正惡扶微絀繆淪非調和陰陽順

韓本正作止毛本
同

韓本疊疊文王

作勉勉我王毛本

同

韓本首作則毛本

同

程本上知作之誤

萬物之宜也詩曰疊疊文王綱紀四方

禮者首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而然是情安於禮也師云而云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也則是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理天下順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返本君不知敬長則民不知貴親禘祭不敬山川失時則民無畏矣不教而誅則民不識勸也故君子修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

韓本以作則毛本

同

孝達乎下則民知慈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下應其上如影響矣是以兼制天下定海內臣萬姓之要法也明王聖主之所不能須臾而舍也詩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何以見

韓本期作幾毛

本同

毛本果作累裳

作嘗

韓本曰作曰毛
本同

韓本瘁作卒
毛本同

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日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隘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一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登高而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丘山，所見高也。平原廣望，博觀之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博也。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瘁瘁。

儒者儒也。儒之爲言，無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朋友之序，此儒者之所謹守，日切磋而不舍也。雖居窮巷陋室之下，而內不足以充虛，外不足以蓋形，無置錐之地，明察足以持天下，大舉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小用使在位，則社稷之臣也。雖巖居穴處，而王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化存爾。如使王者聽其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觀，頌聲可得而聽。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取謀

之博也

傳曰天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被麗曷視不出閫莽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故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切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竝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自周室壞以來王道廢而不起

韓本切作工毛
李同

韓本室作衰
毛李同

韓本告作較毛
同

韓本大起作大起
毛李同

韓本損作益毛
同

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書詩略古昔大滅聖道專爲苟妄以貪利爲俗以告獵爲化而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大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漁過奪相攘爲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仁義之道被禮樂之風是以囂頑無禮而肅敬日以難治也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宮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

韓本笑作也毛
本同

韓本誘作牖毛
本同

韓本成下有為字
韓本明作民程
本同毛同

韓本諾作喏毛
本同

韓本惠作慧眼
作相毛本並同

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教其民矣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誘民孔易非虛辭也

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烝明其命匪謚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

智如泉源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爲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當前決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爲佐中主以友爲佐下主以吏爲佐危亡之主以隸爲佐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惠眼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乎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韓本樂作國毛
本同

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
常安之樂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
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
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襲蹈
其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乎欲行而求遂於前人
鄙語曰不知爲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
不誠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爲之
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爲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
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韓本欲作却
遂作逮毛本並
同

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之木無
合拱之枝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
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
自己出也

韓本願作順毛
本同

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
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
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願焉令行禁止
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
之謂也

韓本也作矣毛
本同

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齋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
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以明之勸忻芬芳以送之
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恒無不行矣夫是
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
之辭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
曰蒸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
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
光清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羣生寧如是而天道得

韓本夫作矣毛
本同

夫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
惟此聖人瞻言百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
之至於晦也

韓本下作有毛
本同

天下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清明在躬
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
雲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藩四方于宣此文武
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名詩曰明明天子
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大王之德也

韓本三代之王也
別提毛本同

同韓本鰈作鰈毛本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
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哉東海
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
名曰蜚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
曰鵠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麇
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蚩蚩距虛其性
非能蚩蚩距虛將爲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
而况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
之爲伍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

毛本距作踞設

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墻木不陷井窞
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往以重垢闇行也

福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
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爲天子不
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
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
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
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

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

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

乎線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

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

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號叔仲尼學

乎老聃此十二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

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

德也者包天地之美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時之調覽

韓本動下有也字
毛本同

韓本務作設競
清作至精福作
妙毛本並同

韓本莫作草下同
韓本漬作漬下同
毛本並同

韓本使作而毛同

唱韓本作倡毛同

乎陰陽之交寒暑不能動四時不能化也歛乎太

陰而不濕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

務疾而神競清而福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

其孰能與於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如歲之旱莫不漬茂然天淳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

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心者也王政

怵迫使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在彼躡鳥視

不出閤而天下隨唱而天下和何如在此有以應

哉詩曰如彼歲旱莫不漬茂

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羣也爲天下
一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
往之謂之王曰善養生者故人尊之善辯治人者
故人安之善設顯人者故人親之善粉飾人者故
人樂之四統者具天下往之四統無一而天下去
之往之謂之王去之謂之亡故曰道存則國存道
亡則國亡夫省工商衆農人謹盜賊除姦邪是所
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
職莫不治理是所以辯治之也決德不定次量能

韓本之也下有各
本皆失設顯一段
八字恒老本同

韓本無上之字

下以之作賢以

是下有所字

毛本並同

毛本於作于

韓本長作愚毛
本同

韓本尊上有上
字毛本同

而授官賢以之爲三公以之爲諸侯次則爲大夫
是以粉飾之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稱其能
得其意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累
味而備珍則聖人所以分賢長明貴賤故道得則
澤流羣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羣生則下安而和福
歸王公則尊而榮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其
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下治而上通頌聲之所
以興也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旣醉旣飽福祿
來反

韓本大作夫毛
本同

韓本志作士毛
本同

聖人養一性而御大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下
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
不綌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韓本二不作亦毛
本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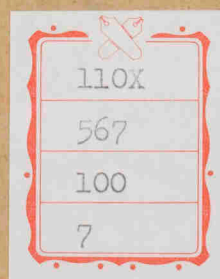
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
不返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
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韓本無名正也三
字毛本同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
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
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
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
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

青淵文庫
第 第
冊 號 架

韓詩外傳卷五終



110X
567
100
7